

契夫劇集
訶戲選五

櫻
桃
園

文生生活出版社刊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瀚濤譯

櫻

櫻

園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七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版三月二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集選劇戲夫訶契

園 桃 櫻

譯 濤 滿

分五角七圓金價定

人物

明涅夫絲加亞，柳薄夫。安德列夫娜

女地主。

安娜

其女，年十七歲。

薩略

其養女，年二十二歲。

夏耶夫，列昂尼。安德列維奇。

明涅夫絲加亞之兄。

陸伯興，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

商人。

特羅菲莫夫，彼得。謝爾該維支

學生。

西棉翁諾夫，畢希柴克（雙姓）

鮑利斯。鮑利索維支

地主。

夏洛達·伊房諾夫娜 家庭女教師。

葉瑟霍獨夫，謝棉·潘節列維支 事務員。

董娣沙 使女。

費爾司 老僕，年八十七歲。

雅沙 年青的僕人。

流浪者

火車站站長

郵政局職員

來賓及聽差多人

地點

期涅夫絲加亞的領地

第一幕

一間至今尚被叫做育兒室的房間。有門通安福的臥室。破曉，太陽即將升起。時序已是五月，櫻桃樹盛開着，但園中很冷，有晨霜。房間裏的窗戶緊閉着。董曉沙手持蠟燭，陸伯興手持書本，同上。

陸 謝天謝地，火車總算到了。幾點鐘啦？

董 快兩點了。（吹滅蠟燭）天已經亮了。

陸 火車誤了多久？至少有兩個鐘頭。（打哈欠，伸懶腰）真有我的，鬧了多大的笑話！我上這兒來，專爲到火車站接他們去，可是一下子，不知不覺睡着了……坐着，就睡着了。糟糕……你要叫醒我就好了。

董 我以爲您已經走了呢。（傾聽）這會兒好像是他們來了。

陸 （傾聽）不……他們先得去領行李，辦許多別的事……（略停）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在外國待了五個年頭，不知道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兒啦？……她人真好。又快，又直心眼兒。我記得，那時候我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我去世了的爹——他從前在這兒村子裏開一家小舖子——他有一次用拳頭打在我臉上，把鼻子給打出血來了……那天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們會到這邊院子裏來的，他喝醉了酒。我現在記得，柳薄夫·安德列夫娜那時還年輕着呢，人長得瘦瘦的，她把我領到洗手架子前面，就在這間屋裏，這間育兒室裏。她對我說：『別哭啦，小鄉下佬，到你成家的時候傷就會好的……』（略停）小鄉下佬……我父親的確是一個鄉下佬，可是我現在穿起了白的坎肩，黃的皮鞋。這叫做：抱了豬頭上麵包房……我這會兒才算發了財，攢了一大堆的錢，可是仔細一想，鬧了歸齊，還是一個地道鄉下佬……（掀翻書頁）書，讀歸讀，可什麼也讀不通。讀着讀着，不知不覺就睡着了。（略停）

董 那些狗整夜沒睡覺，知道主人們快回來了。

董 嬌沙，你怎麼這麼的……

董 手發抖，渾身不得勁兒。

陸 嬌沙，你太嬌養了。穿得像一位小姐，頭髮的式樣也差不多。這是不行的，你應該記得你的身份才是。

〔葉慕雲失手將花束上，他穿一件粗布衣，一雙瘦得閃亮的長筒靴，走起路來嘎吱嘎吱響，一走進來便失手把花束墜在地上。〕

葉 （拾起花束）這是蘭丁送來的，他叫供在飯廳裏。（將花束交給董嬌沙）

陸 順便給我拿一瓶喀瓦斯來。

董 是。（下）

葉 現在外邊下霜了，天氣冷到三度，櫻桃倒全開了。我可不能恭維我們這兒的天氣。（嘆息）不夠，冷熱都不合時節。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讓我告訴您，兩天以前

我買了一雙長筒靴，這雙靴子可真夠瞧的，我敢向您擔保，牠們嘎吱嘎吱響得實在叫我心裏起膩。應該擦什麼油呢？

陸 走開。我聽得膩煩了。

葉 我每天總得碰上一些倒楣事。可是我決不怨天尤人，我過慣了，簡直會發笑。

〔董孀沙將喀瓦斯交給陸伯興。〕

葉 我走了。（一下子碰在椅子上，椅子倒地）瞧……（作得意狀）瞧吧，姑置其他於不論，單說現在，我就有多麼倒楣……簡直糟透了！（下）

董 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說實話，葉琶霍獨夫已經向我求過婚了。
陸 啊！

董 這可真叫我爲難死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纔好……他是一個老實穩重的人，不過有的時候，說起話來，人家聽不懂他。說得那麼好聽，那麼感動人，只是意思很難了解。我愛他愛得了不得。他也愛我愛得有點神魂顛倒。他是一個倒楣蛋兒，每天總得

碰上前什麼。我們管他叫「二十二個不走運」……

陸（傾聽）許是他們來了吧……

章來了！我怎麼啦……渾身覺得發冷。

陸真的來了。我們出去迎接吧。她還認得我不？五年沒見面了。

章（心神不定）我要昏倒了……哎，昏倒了！

（聽得見兩輛馬車行近邸宅的聲音。隨伯興和董福沙急下。舞台上一個人也不見。鄰室裏開始起了一陣喧嘩。隨伯興拄着拐杖，急忙走過舞台，他剛去接了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回來；穿一身舊式的號衣，戴一頂高帽子；嘴裏只顧囁嚅咕嚕，自己對自己喃喃着，但一個字也聽不清楚。後台的喧嘩聲越來越響。有人說：「打道邊走！」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安福、夏洛達用鏈條拴一條狗同去，他們全穿着旅行衣服。姓哈穿外套，戴頭巾，基耶夫、西梅諾諾夫、畢希柴克、陸伯興、董福沙手持包袱和洋傘，僕人帶着行李物件——一一通過房間。

安打道邊走。媽，你還記得這間是什麼房嗎？

柳（快活得落淚）這是育兒室！

娃 天氣多冷呀，我的手都凍僵了。（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媽，你的房間，一間白的，一間紫的，還一點沒走樣呢。

柳 育兒室，我可愛的，美麗的育兒室……我小時候老睡在這兒的（哭）……現在，我還像一個小孩子……（吻兄，吻娃略，繼又吻兄）娃略跟先前一模一樣，活像一個姑奶奶。還有董孀沙，我也認得出來……（吻董孀沙）
火車誤了兩個鐘頭。怎麼啦？這算什麼規矩？

夏 （向畢希柴克）我的小狗會吃胡桃。

畢 （驚訝地）真有這樣的事！

〔除安孀和董孀沙外，餘均下。〕

董 可把我們等壞了……（給安孀除去外套和帽子）

安 我在路上有四宵沒闔過眼……我現在凍得要死。

董 您是在四句齋①出的門兒，那時候有雪，有霜，可是現在呢！親愛的小姐（笑，吻她）

等您可把我們等壞了我的希望，我的光亮……我現在要告訴您一件事，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

安（沒精打采地）又是什麼……

董 事務員葉瑟霍獨夫在復活節後，向我求婚來的。

安 你說來說去儘是這一套……（整理頭髮）我的髮針全掉了……（十分疲倦，站立不穩）

董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愛我，多麼愛我呀！

安（眼望自己的房門，榮思莫釋）我的臥房，我的窗，好像我一直沒有離開過一樣！我回來了！明天早上一起來，我要跑到花園裏去……希望我能夠睡得着覺呵！我在路上一直沒有好好睡過，不安定的生活害得我好苦。

董 前天，彼得·謝爾該維支來了。

安（歎然）彼得！

董 他睡在外面澡堂子裏，住也住在那兒。他說，他怕麻煩這兒宅裏頭的人。（看錶）應該早就把他叫醒了，可是娃爾娃拉·米海洛夫娜不讓我去叫他，她說『你別去叫醒他呀。』

〔娃略上，腰帶上掛一串鑰匙。〕

娃 董孀沙，快去煮咖啡去……媽要喝咖啡呢。

董 這就去煮。（下）

娃 好啦，謝天謝地，你們總算來了。你又回到家了。（愛撫地）我的小心肝回來了！小美人兒回來了！

安 我受夠了罪。

娃 這我能夠想像得到！

安 我是在基督受難週^④出的門兒，那時候天氣怪冷的。夏洛達一路講着話，變了許多戲法。你爲什麼要叫夏洛達跟我結着伴兒一塊兒走，成天儘跟我磨菇呢……

娃 小心肝，你可不能一個人走呀。年紀纔十七歲！

安 我們到了巴黎，那時候天氣真冷。雪片像鵝毛一般下着。我的法蘭西說得真精，現在的是第五層樓，到了那兒，看見有許多法國人，男的，女的，圍在媽的周圍，還有一個老牧師捧着一本書，滿屋子儘是煙捲味兒，真不好受。我忽然可憐起媽來了，難過極了，我就抱着她的頭，抱得緊緊的，再也不肯放鬆。後來媽只管哄騙着我，哭着……

娃 （唏噓地）別往下說了，別往下說了……

安 芒東。附近的別墅她已經拿來賣掉了，她什麼東西也不賸了，什麼也沒有。我也窮得連一個哥片克也不見，好容易纔能回到家。可是媽一點也不懂得！我們在火車站上喫飯，她儘點那些貴的菜喫，臨了，付給夥計每人一個盧布的小費。夏洛達也是那樣。雅沙給自己也叫了一份兒。簡直糟透了。媽身邊有一個聽差，名子叫雅沙，我們這回把他帶來了。

娃 那個壞蛋我早看見了。

安 這邊的情形怎麼樣？利錢付了沒有？

娃 哪兒來的錢付利息呢？

安 我的天，我的天。

娃 到了八月，地產就要拍賣了……

安 我的老天爺……

陸 （在門口往裏望，作牛鳴）哞哞……（下）

娃 （噙淚地）應該給他這個傢伙……（揚拳示威）

安 （擁抱娃略，悄悄地）娃略，他向你求過婚嗎？（娃略搖頭否定）可不是，他愛你愛

得要命……你們爲什麼都不明明白白表示出來，還等着什麼呢？

娃 我想，我們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事由兒很忙，並不惦記我……他簡直沒把我放在心上。各走各的路吧，我見了他心裏不掛勁兒……大家都在談論着我們的事，大家都給我道喜，可是實際一點影子也沒有，從頭至尾都不過是一場夢罷了。

……（改變語調）你戴的胸針活像一隻蜜蜂。

安（陰鬱地）這是媽給買的。（向自己的房間走去，用愉快的調子說話，做出小孩子的嬌憨之態）我在巴黎還坐過輕氣球呢！

娃我的小心肝回來了！小美人兒回來了！

〔董嫺沙帶着咖啡壺，回，裏咖啡。〕

娃（在門口）我的小心肝，我整天爲管家務忙着東奔西走的，又得想這，又得顧那。只要能夠把你嫁給了一個闊人，我的擔負就會輕鬆許多，可以隱居起來，然後到基也輔……到莫斯科，走遍一切神聖的地方……走了又走，那真是前世修來的好福氣……

安鳥兒在花園裏叫着呢。現在幾點鐘啦？

娃準有兩點多了。小心肝，你該去睡覺了。（隨安嫺同入她的臥房）前世修來的！

〔雅沙手持圍巾和旅行用皮包上。〕

雅（通過舞台，溫文地）我可以借光打這兒走過去嗎？

董雅沙，快不認識您啦。您在外國過得好嗎？

雅唔……您貴姓哪？

董您離開這兒的時候，我纔只有這麼點兒……（以手比勢，從地板上慢慢地升起）

我名子叫董孀沙，是費陀爾·珂索耶夫的女兒。貴人多忘事，您橫是忘記啦！

雅唔……你這小胡瓜（東張西望，然後擁抱她，她失聲驚叫，碟子墮地。雅沙急下。）

娃（在門口，用不滿的口氣說話）又怎麼啦？

董（噙淚地）碟子砸了……

娃這是好造化的兆頭。

安（從自己的房間裏出來）我們得去告訴媽，彼得在這兒……

娃我關照不要叫醒他的。

安（沉思地）六年以前爸爸死了，一個月之後弟弟格里沙又淹死在河裏，可愛的孩